易意參疑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一

蘇郡吳江　孫從龍　著
同年翰林　沈懋孝　閱
錢塘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書林　翁時化　梓

䷀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乾之所以定名也卦詞只從健上發揮健則經綸幹濟力量有餘天下事何不可做做來便究竟得力通達無礙故大亨貞則善用其健之謂大凡任剛做事往往有過當不循理處故必以貞爲利精擇而固守守之適吾剛健所爲皆當理無私之事則信乎其元亨矣元亨利貞一時事從頭做去便通從頭

做去便要正非謂元亨了又必貞以守之蓋元亨二字只許其才力做得去未見便有成功故說保其終耳總說大通以鼓人作用又說守正以示人審處易以道義配禍福其教如此

王弼曰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亨由於貞也其旨微矣

初九潛龍勿用

潛初象龍九象勿禁止詞初九以陽在下是有神明不測之蘊而時位未乘循龍有變化之靈潛而未見者也占者值此當有處潛之道蓋君子能[illegible]可用不能必時之所用時潛而潜乃所以善藏其用也故占曰勿用當因用之一字而有感焉士君子必當為有用之才大[illegible]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亦不愧四壁方為善用[illegible]昔楊子曰君子在理若鳳在乱亦若鳳言

隱見之得宜也然溫一斷空之乱而妄用以取戾則失潛之義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處於潛二則進乎初矣以剛從守正之德脫乎潛隱之時是聖人出而居輔相地位行將雲雨天下膏澤生民如龍見於田雲雨之澤及於物也是固盛德之大人而天下之所快覩者故占有利見之義在上者見之得以弼成御天之化在下者見之得以身被文明之澤何不利之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惕若不是空空憂懼上思君人之責望而憂勤于萬幾之佐理下思民人之瞻望而兢業于庶政之修明打起精神幹事不敢自暇自逸此便是乾乾惕若夫思危慮深自然經濟停安上安而下從之矣雖危何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者飛之漸淵者龍之所宅一躍即飛在天矣或者未必然之辭躍以或言審于進也上以觀天命之從違下以驗民心之向背舜避南河之南那時從避審處何等徘徊及至天命人心回避不得然後踐天子位爲此便是審而後進順天應人何咎之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德然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景象矣雲龍益際天下快睹舍大人其誰之故曰利見示天下知所從也

上九亢龍有悔

蔡澤說應侯辭位嘗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

常斷也進退盈縮與時変化聖人之常道也故易謂亢龍有悔

蓋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斯言庶乎

知易矣昔者堯禪舜〻禪禹伊尹復政厥辟凡聖人華總到亢

時便能通変而不窮極則変〻則通此无悔之道也語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亦知亢之義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諸卦陽爻之通例然此用九字則專言乾之六爻本義

通例等語朱子語其槩耳剛而能柔非剛之外又別有柔只是

善用其剛而不過便是柔剛以任事柔以濟剛善之善者也故

言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全章見天之道即易之道故以天道明乾義惟天為大惟聖則

之故以聖人配天造化以元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以時御天而生成萬民元亨利貞其極一也

此節首什元義也天地間只是一團元氣流行有氣則理便具天道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生之始也故化机一動而萬有隨之是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然其元化流行初无間斷物之由始而終總是這一元包羅結裹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是統貫天德者也乾元之大於此可見矣萬物資始句須要切資字意盖物資元以始非乾去始物也始乃氣之始兼理在內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品物既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理適當將亨時節雲行而雨施則品物生意漸漸發出來形者形色者色如川之流而不可止矣要見物之氣候到此正將有形色出來雨又從而潤之所謂

及時之雨故物得雨而流形不已也雲雨不可平万物所

廣此言品物專指植物言流字有生生不已意形對氣看資始時只是氣到這裡方漸有形也品物流形句亦當想像資始資生以後氣象來說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聖人誠精而明得天之理凡其由貞而起元自元以及貞皆有以灼見其始終之机不過一時之運而已惟聖人看得天道透徹就見得易理就是天道易之六位始于初而終于上不過以時而成者也時之一字是聖人知天的要訣观易的精髓由是時乘六龍而運諸南面听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亦循天道之終而復始而天道自我御矣御車者進退遲速皆由于我天道變化在聖人卷舒闔闢中故曰

御天此是沛雲雨之澤以開萬國咸寧之基故為元亨此條時字最重逐句脫不得時字大明即中庸知天地之化育知字意此聖人就有天位者言以卦之定位言謂之六位以陽之变化言謂之六龍時乘六龍便是御天不可認作二意

乾道変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変化就天道本体默運上說該春夏秋冬在內天道運行太極為之主宰陰陽五行変合於其間漸〻流行是変流行的漸〻收縮是化萬物囿于変之中固資之始而流形了自是而由変以趨于化則凡物之流形的自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謂之各正者起初流形的時節氣方發舒在外理猶未実至此則萃者向実而物之生理隨在各足无少欠缺各〻自也正〻而不偏也故曰各正性命謂之保合者起初各正的時節理初向實在

內氣尚未能飽足至此則生意渾全形質完固一團太和元氣飽〻滿〻在裏面了保者保全之意合者和合之意故曰保合太和要之理氣元不相離而性命太和可以互見者也各正者生物之遂乃是乾之利保合者生物之成乃是乾之貞物之利遂貞成皆乾之變化爲之故曰乃利貞乃是乾道之利貞也利貞之義於是可見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乘龍御天是聖人王道之始爲天下開太平也至於首出咸寧則天下太平矣蓋聖人事功已做在前了至此則恭己南面首出于萬國臣民之上但見久道化成不必更有所作爲坐見萬國臣民覩賢樂利各得其所如物之各正保合而咸寧矣此成變化之功以收乘龍御天之化故曰利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象上下皆乾說兩層天不去故象以天之運行天惟至健之理不雜于陰柔故圓轉之机行而不息人得此理以有生亦原自不息者但以私欲間之耳君子全乎天理之本然而初无人欲之間則其純亦不已亦如天之行矣自強不息一串意天理精明就是強天理貫徹就是不息不息者常自強也自守要分曉言強者自我即自勝之意云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澤物在德施德在時九二以德際時其澤之徧於寰宇者亦如夫不循誰之見於田哉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不從者朝斯夕斯不必休歇之意道无時不在君子寤休道之

功以終日乾乾非虛若此心於无用之地者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時可進而不遽進則其進已密當其可之謂時矣夫何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作字謂興起在位聖人在上則不從臣乘億兆而乘龍仰

天之功焉國咸寧之治亦无不該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即亢也不可久即有悔大凡盈最害事造物忌盈人道惡盈

處盈滿而謙抑則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可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

終以不弊是故君子惡夫陽剛之首事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全章

文什也言謂舊文即彖文詞是也乾坤二卦獨加文言以其道之大也

首節四句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四字就當仁義礼智四字看二節君子謂至健之人蓋健則所行皆天而仁義礼智為能全体而不息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礼而仁礼之德行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義智之德行也夫惟君子以健而能行此四德故經文於乾而係之以元亨利貞者蓋謂此也朱節竟在指君子以明彖辭二節君子就該說從出來观朱子末節本義直說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並不說君子行此四德以至健可見矣此乾元亨利貞不必謂天之四

德蓋文言就把君子當乾把仁義礼智當元亨利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以天道明也得以人道明也得

元者善之長也

理之具于性而發于情者皆善也然非賦畀之先非統体之大皆不可言善之長惟仁則得之最先而体无不該廓之甚大而用无不貫故爲善之長

亨者嘉之會也

時說都把礼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爲嘉之會竟不知講了三千三百之礼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礼此嘉之會乃是吾性中无体之礼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者也得天之亨而吾心有自然之節文体之爲齋莊中正而品節之所由生出之爲恭敬辭讓而儀文之所由秩礼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一恰好的皆

由此以總會其會故曰亨者嘉之會

利者義之和也

利字就當義字義之和言義就有和在其中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隨事隨物本吾心之裁制而區處得他齊齊整整則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妨害和就在其中如君臣上下分守截然是義然分守嚴明則君臣上下各止其所而不相疑忌恰不是和朱子所謂均則自无不和裴晉公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則義之和較然矣

貞者事之幹也

貞字就是智字天下之事天下之理為之理有未明事何所依而立惟貞則至虛至靈之体有以知得道理透徹隨他事務紛至沓來而吾心酬酢既明却有定主凡事之所以成始成終者

皆不能外此以自立矣故智為事之幹

君子体仁足以長人

体仁非是体這仁々與我渾融為一体也善之長在我故足以長人本義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是言其体之含畜足以裕御天首出之治尚未説到用恩處

嘉會足以合禮

嘉之外无禮但自我做出來恰好則為加自天地間見成有箇完々全々加美的道理則為礼即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且加會如何能合礼如以恭敬辭遜齋莊中正為本而隨其動静語默親疎貴賤等類件々做得恰好節文度數无一不備許多加美若湊集於吾身則吾之一身會集的无非節文之著見儀則之詳明而吾之所為就是礼經而有等凡經礼之會于吾

性者无不合矣曲而有殺凡曲礼之會於吾性者无不合矣故曰加會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義

利之外无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所安而无少乖戾之謂和誠能以物處物使物各得其宜如上者宜上下者宜下物之利也宜上而上宜下而下處物得其利也則分既適均而情斯協一上者利於上而上者和下者利于下而下者和如以義處家庭而家庭利焉則在家莫不和親而吾性之義和于家矣如以義處朝廷而朝廷利焉則在朝莫不和敬而吾性之義和于朝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理之當然不易者謂之正正固幹事宰物之本也使不知正之

所在則決擇不精知而不固守之則操持未定如何能幹衛事

[illegible]能精擇而固守則惟精之見既足以辨天下之事而不惑惟一之守又足以定天下之事而不搖凡一身之本措萬化之經綸皆依之以立矣故曰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就當乾四德就當元亨利貞宜指以明經文非以人合天之意健則勝乎人欲必能全乎天理故能行此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一節

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癡隱智隱非傑癡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聖而隱者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即華華處即實實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求也初之龍德而隱正此之謂是故高潔自持不隨時而易守實勝爲

善不炫世以成名遯世而无不遇之憂不見是而无孤立之憤道與時遇我心則樂〻而行也不以爲通道與時拂我心則憂〻而違也不以爲困可憂可樂可達可窮惟所遇之適窮世憂遠之操確乎其不可拔非龍德而隱乎此與鮑焦孫閭之徒相去遠矣故曰潛龍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一節

龍德正中也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深一句自庸言至不伐皆見其爲龍德〻博而化一句乃見其爲正中〻正中以時位言謂正當潛躍之中非謂當乎正中也龍德句以下把言行作主庸言亦信庸行亦謹〻信就是誠不謹不信就是邪庸言且信庸行且謹宜无邪之可閑矣又且閑邪存誠惟恐有一毫不誠信的不敬謹的念頭得以乘間而入故必防閑之至而使〻

誠信敬謹純一无偽是為存誠由是言可為天下法行可為天下則而善已盖于一世矣而伐誰信之功自如所以防閑之者孟容所以存養之者益加也何代之有由是敬信所學上足以格君心下足以善民俗德施溥博而文明之化洽於天下矣其德愈純而其化愈遠化者物從而化而莫知其然也此可見其為龍德此可見其時位之正中苟非有龍德則无可以及物而化非有時位之正中則无由以及物而化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盖言九二雖未得君人之位然其德如是其德之所及又如是則已有君人之德矣此所以為大人歟

忠信所以進德也

理得于心為德使人心无真實之念則偽妄錯雜之能有所実得于已故必内主忠信而実其心之所存好善如好好色惡惡

如悪〻具无一念不誠實的方能善求必得悪〻求必去漸〻有得于巳而德之進不可量矣進者進而不巳如人進一步又進一歩盖有此實心在內自能体會真実道理而德日進于无疆

故忠信所以進德

脩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天下事務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實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〻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而不能實〻去幹事則此誠心實意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脩省言詞实实裡說出來說這一句話就要幹這一件事不徒托諸空言之末則言无虛誕而行有实功言孝必能盡孝而成事親的事業言忠必能尽忠而成事君的事業故可以居業居若如人之作室既成就可居住吾之事務既成就就是吾終身成立的事業豈

不可居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理在于心有至極而不可加者端之至而几即至理之淵微即心之會於心者也格于格物窮理之餘灼見得理之所極致處於是本吾忠信之心以求至之至之即誠意一心工夫真心實意求造乎理之極而后已則心與理會而几几微之妙皆是吾心所默識的可以極深而研几矣故曰可與几至是箇大頭腦的極致之理几就是大頭腦之千蹊萬徑知至而契几微之理即入國而識千蹊萬徑一般至是而德其有不進乎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理在于事有究竟而不可易者謂之終而終即事務之當行業即義之集之身者也君子有此忠信之心而見得事務所究竟

處於是修辭立誠以終之那行實踐期此二是而不遷則身與理安而凡事務所當行的道理皆是吾身所經歷的可以隨時應變而不窮矣故曰可與存義終者盡務之頭處義即事務當行之路大抵事務必是理義上該做的做的徹斯之謂終知終終之則凡事物當行的道理若大若小皆在吾心素定的不待存之而自无不存矣始有可幾存頓在□兩時發實得出人能知終終之則凡當行的道理逐一存頓存心所謂資深而逢源也至此而業其有不修乎全節須要看德業相須進脩合一始得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一節

承上言能進德修業如此則安往而不宜哉居于上則惟此德業于人而不驕居于下則亦此德業于已而不憂何怨之有故君子能乾乾因其時而惕于以進德修業則雖處危地殆不驕

不退而无咎矣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一節

此節全重欲及時也時字為邪離群皆主進一邊説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是為上下无常據他欲上的摸樣似有貪禄位的意思然其心实非為邪也不果于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為進退无恒據他欲進的摸樣似乎欲超倫類而獨進者然其心实非離群也盖九四德業交脩大人之事已偹其心欲及其可進之時而進可上之時而上以行此德業於天下耳此所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夫為邪離群之迹也如此則進得其當而為順天為應人故无咎

同聲相應　一節

同声以下六句是興起本乎天二句是由明見得都是无心意

形氣相軋而成声〻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上五凝成而有氣〻同則求天机之動也水流濕從淵下之性火就燥從炎上之性雲因弗靈于龍而龍興則雲從風亦无心于虎而虎嘯則風烈聖人與起於上而萬物快覩於上顯比而比大明而覩宜也何則動物之動本天之動而生故親上植物之静本地之静而生親下從其動静之類也聖人為人類之首而與起于上其能弗覩而覩之乎

貴而无位　一節

尊為天子非不貴也然以亢處之必不能長守其貴位且不保故曰无位首出庶物非不高然以亢處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所謂民之遠已由已遠之也故曰无民賢人在下以亢處之不信仁賢將詎人于千里之外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惟出潛然對九五言則二有君人之德而未居君人之位猶未大爲時用故以爲時舍若九二者天位雖未居而天工其寅亮矣君權雖未握而君德其敷施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君子當行之事進德脩業而已三之所以終日乾乾非是徒憂盖有志于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昔禹作司空曰予思日孜孜召公爲太保周公戒之曰誠敬用治豈于分外有加哉亦求尽吾分内當爲之事耳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進退之間名義所關綱常所係九四有能進之具而不驟于進者正以考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以試時之可爲與否

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九五居上以治下八柄以馭群臣八法以馭萬民权在一人而澤在天下此所以為飛龍之大人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之六爻皆用九聖人就把用九屬在乾元上何等著落得好君道剛而能柔武以戡禍亂而文以綏太平威以鋤強梗而惠以慈善良則見武功振而天下服文德綏而天下懷感以天下而民知惧惠以天下而民知恩治可知也君道剛而能柔只是剛柔闔闢運用得好不偏任剛的意思

天下文明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天下被其化而文明非被其文明之治也

與時偕行

九三任大責重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其時當惕

乾道乃革

九四離下而上正乾道改革之時天人去留之際故其進不可不審

乃位乎天德

位天德是聖人居天子之位妙精一以御天亶聰明而首出道在而位亦在故不以位名位而以德名位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不純用剛而用柔以濟之君道若此可謂得為治之則矣然豈无所見而然哉乃有見于天之法則而然耳盖元亨利貞每陰

陽迭運而相濟不偏此剛而能柔天道自然之法則也人君有見於此而剛柔並用以為治於天下正董子所謂法天以從事也或曰天之法則於聖人見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三節

首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得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

所謂乾元者不徒始物而已始物而亨即遂之者也然豈但亨而已哉所胃利貞者亦不過乾元化育之終而性情之實至是可見即此而觀則知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于斯只能以美利利天下而物之利也恒于斯又能以然所利於不言而物之貞而成也亦恒于斯大矣哉乾元之統天也此雖總什四德而實歸重一元觀首節起句可見乾始能一節要重能以字為

鈔

虚齋曰始而亨則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何從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直贊乾元之大可見意實相承時說以前二節分什元亨利貞第三節統贊乾元之大更詳

利貞者性情也

性者凝成之實情者含生之本物當元亨時節非无性情但性雖具而非凝聚之真情已顯而非受生之始故不足以見其实惟時當利貞然後本真完固全其所受之天而化机充滿足為發生之端乾元之所始而亨者乃見其性情之实故曰利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非四德之外復有所謂剛健中正

而剛健中正之外又復有所謂純粹精也但乾德之妙非一言贊美得盡故著許多字眼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机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剛是想他体段起來其生長收藏之定体專一而无所偏號何其剛也健是兼他發用看起來其元亨利貞之妙用循環而无所間斷何等健中是元亨利貞各循其序而往來相禪之適均其行也何中正是元亨利貞各司其職而彼此分限之有定其立也何正然究極他剛健起來无一毫陰柔之雜天下之至剛是健也何純如之究極他中正起來无一毫邪惡之累天下之大中至正也何粹如之及至究極他純粹起來則又愈推愈微以歸于妙不容言之地其純不可致思其粹不可名狀直為太虛无朕太極无名而極天下之至精也是故合之為一元之統体而該美利不言之妙

用分之為四德之通復而遲始亨性情之功化者皆不能有出
于乾故曰大哉乾乎說天眞功於此矣
旁通情也
全章以天道聖人之元亨利貞為說以節輕通過如六位時成
同例情字猶言造化之蘊的蘊字乾之情元亨利貞其流行也
剛健中正其純体也純精以精其極致也六爻皆奇上下皆乾
正是純陽至健的道理故足以盡乾之情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天道既盡于易故聖人用易就是行天道聖人者備剛健中正
之德造純粹以精之妙得天位行天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一
時政教流布如雲雨敷施此是為天下開太平始而亨也至于
天下平則天下各得其貞利之利而利賴者不窮各足其性情

之實而鼓舞者不倦斯世斯民被其澤而莫知所始蒙其利而不言所利矣治功之成何以加此〻聖人之治其與天道之元亨利貞亦何異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　一節

蘊為成德發為事業未有体裕而用不竟者故成德為行日有可底之績初以潛言只為時之未遇功不得背時而獨立道不得遂勢而獨彰故其行有未成耳然則君子勿用豈其德之不足耶亦其阻于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於長往者

君子學以聚之　一節

九二聖修之蘊心學也前言謹信閑存此言學問寬仁聖功備矣天下之理散則隱辨則精居則得于心行則体于身學以聚之謂多聞多見理之散于前者合之盡其大問以功之謂廣詢

博訪理之聚于吾者析之極其精覔者優游厭飫使所以之理俟其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於已仁則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行謂理之居于心者躬行实踐純乎理而无人欲之私所謂述天理以時措者如是則吾成而德尊德尊而名隨之矣此所以為大人而利見歟

九三九四　二節

三之時位可憂〻所當憂以勝上下之任所以卒于无憂四之時位可疑〻所當疑以覌天人之際所以卒于无疑其所處雖殊无咎則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一節

天地者道之原天覆地載而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変化皆在其中莫非道也道只是太極太極只是无私而已大

人全体太極渾然无私存之為剛健中正之真純運之為元亨利貞之妙用其於天地之德初何間然之有故日月著明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明也四時順序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序也鬼神昭吉凶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吉凶也如天地間未曾顯設的道理大人啓開先之見而發揮創造出來是為先天而為之然天本有是理而大人不過洩其秘天何疑于大人是其先天而為之者固與天合也如天地間見成顯設的道理大人因是理而見于顯設措置是為后天而為之然天已有是理而大人應天時行亦不過奉行天道耳大人何疑于天是其後天而為之者亦與天合也大人於天地先往不合而天且弗違如此況于人有弗合乎況于鬼神有弗合乎盖人得天地之理以生而鬼神亦不過天地之功用也由天地以推之

人而信從之化可知矣由天地以推之鬼神而享格之机又可知矣此大人與天地合德而德之大如此天下利見不亦宜乎

此節論大人之德只與天地合便了

亢之為言也

二節

天下之進退存亡得失其机相因无常進當存常得之理故不能先亢者者時也不容自亢者道也凡遇亢而不免于悔皆始于見几之不明而成于處置之无道尔求其善處亢而无悔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此理勢之自然也聖人知其如是而處之以道非先時而警戒則隨時而変通不與亢而俱亢若此者衆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未尽惟聖人之德誠而明明則有以燭之聖人之道周而神神則有以處之故能亢而无悔再言其惟聖人乎可見時則有亢而聖人无亢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一節

此卦畫為純陰故其德為至順坤之名不易焉以順行将去則能循物而无違虛心而順應故就他力量之能為可以動而不括就他職分之當做可以往而有功故曰元亨然以順而始者或未能以順而終必須常守此順而利牝馬之貞如論先後則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論義利則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論方所則往東北非順而往西南為順以順為正而安守之則吉而元亨矣順而健非順之外又有健只是守此順而不易便是健君子有攸往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利者順利之稱謂順其自然而无所造作之謂不可以財利言西南東北亦占中之象可人日其意不可泥其辭安者安守而无強之意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先後耳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造此原无兩箇元只是一箇太和元氣流行于四時也初然氣机運動是乾元冣後一節便是坤元大哉乾元間有資始統天之功若坤之所謂元者如未能與天為一只就坤分内言其始至極而不可加者乎假令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而尚未有所謂形也惟是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凡形之肇端固不能不資于是矣然其資生之功用又非自為者也乃順承乎天氣之始者也蓋天惟陽氣一施而萬物為之托始坤不過順承天施以作成萬物之生耳然則生者在坤而生之所自來坤不得而尸其功也有萬物資生之實而元作成万物之功坤元之至順而不可加如此其與乾元之德若其配然者不其至矣乎

按坤元之至只是贊他順之至而不可加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此順字要看得醒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可見得至哉坤元是贊他至順也坤元之義於此可見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須在亨物上看天之覆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亨物之功為大故無疆之德為盛使坤之載物而先亨物之功則不足以配天而合德也惟坤德之厚不可限量而凡物之資生者悉囿於長養之天无一物不在持載之內則其亨物之德何異于乾德之无疆哉今以坤德之厚而物所由亨者言之則合德之妙見矣含弘光大不可把含弘光大平品物咸亨跟光大來自坤道言則為光大就物理言則為咸亨蓋万物之亨皆聚大化机之所發而化机之發也不由積中之盛以出之也坤

之化机初然含蓄在內物〻的生意无不包括在裏面何等含
弘由是化机自內而發外尽萬物生意都顯出来何等光大是
以物之資生而流形者至此形色昌盛而種〻潔齊大小相輝
彼此相映咸亨言无一不亨咸字亦自光大的大字來

或問品物流形與品物咸亨何異曰資生的時節只是形之始
至于流形則漸〻流出而不已不但始焉而已若說咸亨則是
就他形之流出來的晃得紅〻綠〻鮮〻妍〻日新而可覩也
乾元說萬物資始坤元就說萬物資生萬物萬字跟着那邊的
萬字說亨說品物流形此就說品物咸亨品物品字跟着那邊
的品字來大抵形色亨加處惟品類極物好看故以品物言而
不及萬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以地道之利貞什坤利牝馬之貞也凡物之類乎陽者不足以言順牝馬地類則爲天下之至順矣凡物之有息者不足以言健惟馬行地无疆則爲天下之至健矣柔順利貞即所謂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君子攸行則法坤之順以爲順而行之不拂法坤之健以爲健而守之不渝一如坤之柔順利貞也

先迷失道 一節

此什坤之占也君子攸行固當如坤之德然其所行當何如哯坤之占可見矣居後而不居先坤之道也若居先則失其道此其所以迷居后而不居先陰之常也能央于後則得其常此其所以順西南者不必盡爲西南凡陰之類便是東北者不必盡爲東北凡非陰之類便是所謂西南得朋者乃由其與類而行故也東北則非其類矣 此其所以喪朋與然朋至之乎在人而

取友之机在我誠能及而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君子攸行法坤道也應地无疆則合德于坤矣柔順利貞坤道之安而且貞也君子因順以為安因健以為貞而居后往而南焉則其安即坤之順而貞至柔至靜合其德矣貞即坤之健而與動剛德方一其極矣地以此而其化无窮君子以此而其道不息有達相符合之意故曰應地无疆在地道則為安而貞在君子則為安于貞微有少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以一身而負荷斯世斯民之衆非德何以載之故仁義礼智德之蘊于中也必培養之深而是以為道濟天下之本礼楽刑政德之著于外也

必推廣之至而足以為仁壽万世之基如地之静翕動闢而万物由之以廣生如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由之以咸亨然後可

初六履霜堅氷至

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蓋言微也此言履霜堅氷至已逆知有龍戰之禍于其終矣故曰防乎其防易之大綱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　一節

只提履霜一句起下三句都是什他意思初六所以有履霜堅氷之象者由其一陰始凝也惟其一陰始凝則因其始生之端而要其馴至之勢必至于堅氷也故曰履霜堅氷則致其道也字如理勢之謂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廓然太公心之体也所謂直也物来順應心之用也所謂方也直而且方体用一原顯微无間德之盛也不其大乎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其六直方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豈待于習而后利〻就是直方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自本文言又得坤道之純對諸文言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一節

聖人之心常得之於靜衆人之心常失之于動故夫子言六二之德而必以動微之六二謂之直方大則其德固合動靜而一之矣然靜无而動有六二之靜其德不可見也惟自其動于念慮之微以至于事爲之著則其由乎中而應乎外豈非太公順應之常本諸心而見諸事一皆无私當理之妙故内直外方而表裡俱融之盛可得而見六二之動非直以方乎六謂六二之

動因直內所以方外者不可從六二得坤道之純故六二之德即地之道也凡人之德出于矜持勉強則形迹未融矜持尚在終不見得光顯六二之德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所謂存神而妙應自覺得亘壽盛大全体呈露而妙用顯行也其道不亦光乎光美盛貌黄他直方之德恁地美盛與大字彷彿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以六居三內含章美大凡有抱負有經濟的人自然守得定不為功名富貴所動故可貞然居下之上是士之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既章美之德必完終藏之理故或出而從王或以贊襄于內或以承宣于外始雖不敢專成而出其章美之德必能有為于天下以之贊襄終能亮工而戡亂以之承宣終能效忠而底績若六三者其殆有季有守有猷有為者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一節

含章可貞而抱道自守豈先從王之心哉正欲俟其時之可為而后發也及其以時而出而從王之事爲能先成有終皆正出其章美之德素具於中而知識之光大也惟光則能知居爲臣綱之義惟大則能守君令臣共之常故先成而有終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有中順之德故其見于治者昭星極以臨民本温恭以率物黃裳之象也占者如之則達中于上而化中之治自成陰順于下而大順之化自普天命于此乎凝人心于此乎附故曰大善而吉

文在中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德在其中而曰文在其中者蓋言黃裳

之文非外飾也有足中順之文德積于中故有之心順之文治達于外自顯以驗之徵而顯微先聞由用以探其体而待用一原所謂王道本于天德也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得極了陽壓他不住故勢必至于交爭矣陽方甚微固死勝陰之勢然陰銷極盛亦死獨見之理所謂兩必俱傷者也故並稱玄黃而其害均矣雲峰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戎大〻待于河陽同一書法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文言四節只是錯〻承辭而申言之聖人信口說來頭〻是道何嘗以貞利亨元拘〻立說耶

此節什牝馬之貞復發明彖傳所謂柔順利貞也坤之道順健

而已恭與剛對坤本然陰至順而功不敢專成有似于頹然矣爲者及其承乾之施而花机發動處自有勃然不可禦者何等斬釘截鐵所謂其動也剛不亦剛乎靜與方對坤本渊然无形无所造作有似寂然不動者然其作成萬物之德成大成小賦形有定自有截然不可移易者何等方正〻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也不其方乎動剛是發生萬物處德方則已著于物矣方是動剛後一步也

後得主而有常

此復什後得主利二句有常〻字與後順得常〻字一般乃人事之占也言坤之後得主利何卯盖乾道主始坤不得而先施乾道斷制坤不得而專主故居后主利乃爲有常之道耳明其分之所安與其力之能堪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有以生物上看

者更詳

合萬物而化光

復釋之意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夫氣之含也不厚則其發也必不顯坤於萬物之生意含蓄渾全一无滲漏由是化機宣鬯形色絜齊輝于六合而不可揜抑何其明盛耶此可以見坤之亨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什坤元復發明順承天之義上句贊詞即所謂至哉坤元也坤道其至順乎只看他萬物資生之功一惟承天時行而略无作為矯拂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于此一句直下講承天只在資生上說時字重

積善之家　一節

董子曰衆少成多積小致鉅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谷永曰禍起細微姦生所易一家之善惡由于積弑逆之大故生于漸甚矣微之不可不謹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一節

正是人心自然本体義是人心自然妙用六二謂德之直者蓋言其心之靜而未感乎物不偏不倚如鑑之空衡之平故謂之直德之方者蓋言其心之動而已應乎物如鑑之照而衡之權截然有定故謂之方内直外方六二已成之德如此乎其大而不孤矣此由君子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主一无適欽此心於精明之天所謂常惺惺法則此心常存而心体自无不正矣義是把吾心做箇應事應物的尺寸區處調停无不

循其本然之权度則事々物々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敬義夾持体用兼備直而且方德其盛大而不孤矣故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盖言君子敬義之功既純而直方之德既備則涵養純熟矜持渾化心体自然正直而天理日浴于流行初何一毫凝滞于内處事自然得宜而化裁不謬于時措初何一毫凝滞于外不疑其所行大而化之之田地也又何假于斈習而後利哉斈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其所行々字就是六二之動的動字本義云此以斈而言也是原其始犹乾九二云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耳易曰不習无不利則有其成德之後言也

乾有此修之方坤有敬義之訓然乾曰忠信即敬之謂也曰修辭立誠即義之謂也聖賢心斈只是一箇家法

天地交化草木蕃　一節

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自來賢聖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時降則道從而降時污則道從而污若六四者正天地閉塞之時賢人隱遁之日能不謹密而退藏乎故曰括囊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其義甚精不可不察

君子黃中通理

六五具中順之德看來中順就是中和字面此節以中言中者天下之大本一中在內而統体不窮有曲暢旁通之妙且其中自有條理通是統体所謂敦厚其化而出无窮也理是通之節目所謂脉絡分明也朱子嘗謂沖漠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只

此句想像便見通理分曉

正位居体

此節以順言正位多不能居体以勢分在我也居位於上而能居体于下道存謙抑政尚和平順之至也故取象於裳

美在其中 一節

此節是申賛之意美字要提省黄中之德通而且理德之美也君子誠有此美德充積于中由是暢達于四肢而微為有道之氣象形而著〻而明莫非和順之洋溢美之著于一身也由是發揮于事業而敷為王道之英華動而變〻而化莫非大順之敷施美之達于天下也夫美在其中而有發見流行之盛則一身之美有以為天下之美合天下之美以成其美故曰美之至也析言之黄為〻裳為順合言之惟中故順此体用一原之理

陰疑於陽必戰　一節

陰非陽敵其言戰者所以著陰之亢也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至於玄黃之雜亦以稱名者則又陰陽俱傷之謂所以明陰之无利于抗陽也玄黃之分亦以為言者則又陰陽一定之分所以明陰之終不可得而易也聖人扶抑之旨深哉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則氣化方行而未暢物理始出而未伸其在人事為世雖方啟而未亨也故名屯元亨至攸往總是濟屯蓋險中能動則是草昧之世而有經綸之才必能撥亂反正摧陷廓清將來有可濟之理故得元亨然在險中而遽欲有為

以濟不亦难乎故又利在正固徐圖其所以維持天命者何如熟謀其所以挽回人心者何如不可輕試其謀以犯天下之大难故勿用有攸往非不為也不妄為也然此時此際非有係天下之望者為之主則何以統一天下聯屬人心故必求人望以置之君於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則天與人歸而世道之屯可濟矣如張良之立韓王成王導之立晉元帝皆知建侯之義者解震上坎下動而出乎險之外故卦即為解而濟不待言矣此卦震上坎下動而在乎險之中故雖說元亨而猶戒以利貞勿往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

一索得震故謂震為乾坤始交以震遇坎故為始交生難此在造化為欲遂未遂之時於人事為將亨未亨之際象世故之方

跋似險阻之初值此卦所以爲屯

雷雨之動滿盈　不寧

雷雨交作世界陰翳是天下雜乱晦冥時事未定名分未明之際也此卦象又有屯意世難方殷无主乃乱宜立君以統治之蓋人君既立則統体正而朝廷尊天下然後可定名分然後可明故建侯一事亦主持天下之大机括然草昧初開人心未固君侯始建治理猶疎不可遽謂安寧而遂忘戒慎如子房雖立韓成必往來于楚漢王尊雖立元帝必勤勞于夾輔是已

君子以經綸

屯難之世人皆不敢有爲不知此正君子經綸時節且治乱民猶治乱絲治絲而解其紛乱不可急治乱民而解其鬱結亦不可急必當經以引之而先正其大綱綸以理之而次本其節目

使民无處始之艱而有樂成之便厥天下可定名分未明而世

不終于屯也此正動乎險中處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君子當屯難之世固貴有濟屯之才濟屯之志而所以運量者位也協贊者人也初以陽在下又居動体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如何濟得天下事故有盤桓之象然难于進者多不免自小以求售則非惟无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故要利居貞如守義安命是已然君子固以義命是安而天造草昧之時正經綸之日如坐觀時變其如天命之可悲人心之可憫何又宜從民望而為天下君可為則為可濟則濟而不可終于居貞已也彖利建侯以人言此利建侯以已言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大凡賢人君子有超群之才邁種之德自有一段尊貴處初九陽剛抱經綸之具其貴在我矣然且心存天下慮切生民其所念慮所作爲懇懇乎安民濟世之圖此惟以德加民故民懷有德而天下歸心不惟得民而且大得民矣是誠人心之所屬望而天下欲以爲君者故曰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　一爻

六二柔順中正有經綸之具上應于五有君臣之義但遠于五而近於初故爲初所難而邅回不進相須之殷而相遇之難也然初九之求其意初非不善但以六二之賢足以濟屯而欲資六二之建功立業耳此其來意之厚人情易于比昵而喪其所守六二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故婚媾之求雖切而中正之守益堅

如女子之貞而不字到後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終必得君行道而相與戮力于草昧之朝共展其經綸之蘊矣不字者不字於初乃字者乃字于十五其從遠之極不於斯而定乎

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乘以初九之剛故始之日隔之睽而少遠其常耳至于十年乃字則君臣相與而一時遇雨之吉已反復其常道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本其固然妄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既无才德又无應援見利而動不自知其才力之不足此何以濟事哉惟益陷于險耳君子見几而作往則不知几矣吝其能免乎夫利害之几人所易曉但心逐於利便忘其害不顧理勢之何如而冒昧以取敗此見几明決所以最難舍則不往往則

不舍聖人欲其舍去非棄天下于不顧只為无其具而欲冒其功終不能濟事故耳如李敬業等當唐家之亂日以匡復廬陵王為辭非不善也但數人才薄位輕内應无人故事不成而身不免非妄行取困乎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大凡有意于進者非為義即為利六三陰柔不中正非有濟世之才者也乃汲汲于進則其志決不在濟時矣非徇利而何所謂畢竟是貪心所使也故曰從禽即從欲无厭之從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天下事豈陰柔所能濟元屯難乎四之乘馬班如明不足以濟也為六四計者當何如初九陽剛在下有經綸之才而上應于四有婚媾之象若能知己之不足而下求婚媾往以濟時之屯

則初之謀猷當必有助于我而以之經綸于草昧之日自然天下可定名分可明所謂動乎險中而得大亨也故吉旡不利

求而往明也

凡不明者昧于知人而蔽於自用四能求賢而往既知不足在已又知有餘在人自知之明知人之哲兼得之矣謂之曰明賛詞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君德亦不可少但當屯之時陷于險中則困勢將危又六二陰柔為應而初九得民于下則人心將不我屬故當是時雖欲濟斯民之陷溺拯斯世之昏墊不可得也爲屯其膏之象人君憂此當此之時如其偷安一隅以謹守既衰之國勢維持尚在之人心此則事之小者而以正爲之則

審已量力之餘猶可以苟存而固守故小事猶可獲吉若要興恢復之謀以挽回天下之大勢激發天下之人心如此大事則雖以正為之吾恐名義徒張而時勢有戾終不免于凶矣此文把劉先主想像便是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天下事非濟之以已則必助之以人然後可以經邦濟世陽剛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是濟之以已也下求婚媾四之所以往吉是助之以人也以上六之陰柔已既不足而又下无正應无助于人其何能濟乎故見憂惧皇皇无益于敗亡之泣血漣如其辞哀且切矣

☶☵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　一節

蒙者氣拘之也亨則雖愚必明可與致知矣雖柔必強可與力行矣蒙字有知行匪我以下至利貞皆言發蒙之道蒙之所以得亨也蒙者不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蒙者雖求不誠而我告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我告之不以正是為不善教蒙其可得亨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作其激奮之志然後謂之不枉教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而啓其受教之誠然後謂之不輕教又必其所告者莫非教之以當知當行的道理内正其心外正其行如果行育德之類然後可謂之善教夫蒙者求之以誠而吾告之以正則所以迎其机而触其良者何如也此蒙之所以亨歟發蒙養蒙非二事養之謂者即其所發之有待於後而涵育薰陶者也

山下有險〻而止

上固峻絕而難升下又深昧而莫測蒙之地也內則危殆而不
安外又窒滯而不達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一節

直到聖功也總為亨行時中之意本義云謂如下文所指之事
一句總括在內又言所以釋利貞之意因是本文不曾說出利
貞字面故點出明白耳可亨之道謂亨人之術在我也以亨行
者已昭昭使人昭昭也時中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謂蒙亨者
以卦体九二有可亨之道而出之以發蒙又得其時之中也如
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五之志應于二因其應而后
與之非有求于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二之
剛中在我有其德而不輕授于人必待蒙之誠而後告之也否
則為瀆蒙矣王謂之曰利貞則是因其求之之誠而後告之者

无非開豁其良知良能之懿此則以作聖之功迪之而擴之以至于无不知无不能者此也夫必待其求而后應之又必待其誠而后告之則時中之教可見而所以應其求而告之者又莫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矣又可見矣蒙之得亨以此聖之所以為聖者正而已矣發蒙者養之以正如教之以果行而使之率由乎天理之當然教之以育德而使之涵養乎天理之本然則即此養正之功實為聖修之漸非即聖功而何此利貞之義乃成就未學之宗者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

理之体于身謂之行行不果身之蒙也理之得于心謂之德德

傳　不育心之蒙也果之育之是內外動靜交相養的工夫君子以此自修則為作聖之功以此養蒙則為何亨之道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君子之教人匪嚴則玩而无戀畏之誠過嚴則阻而生扞格之患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者故發其蒙不可過于含容又不可傷于嚴峻必利用刑人以懲之用說桎梏以宥之庶有以啓其敬奉之心而不阻其有為之志所以作聖者不外是矣若遂往而不舍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已亦失數數在寬之道何吝如之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非法无以治蒙非嚴无以飭法故夏楚之威非徒嚴也不過欲正法于發蒙之初使蒙者心有所儆畏身有所檢束以日就于規矩之中而吾之教易入也否則法不正而教不行蒙將放逸怠惰而无以擴充其知能之良矣是故嚴之不可已也然又曰

用說桎梏則非徒害于嚴矣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蒙言包容得廣納婦言納受得恕九之剛而不過故雖大道為公隨人之資稟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者一皆併而包之因材造就而優游以俟其成矣然則異于稟者齊于教所謂賢愚皆獲其益者是已故曰吉又以陽受陰故能有教无類雖或有氣稟昏愚之甚者亦且歸斯受之所謂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夫然則限于天者成于人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故曰吉然作師以教天下固作之君者之事九二居下而能任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无負人君委任責成之意矣此善教之良臣猶克家之肖子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不求五而五求之信專任焉而畀之以教化之權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使六五不能虛己以任之將何以敷其教乎故伊尹非有太甲之任不能匡商家之衡周公非有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味夫子剛柔相接之詞其所感者深矣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亦就蒙看六三陰柔不中正故占得此者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蓋蒙者徇欲而忘理良知良能斲喪已盡猶不正之女見利而失身也下愚不移亦末如之何也已故曰无攸利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妻不正之士中士羞與為友一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九二上九有陽剛實德所謂有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者四獨遠

而不親自外于善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廸之宜其終于蒙矣
曰獨者見他爻之不然明獨外之可耻

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其心純而不雜一而不他惟專心致志以任賢有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如成王幼冲而專任周公旦如是則君德成而終作聖之功當道彰而擴包蒙之治不亦吉乎童非幼稚之謂取其純一无偽之心也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知利用刑人而不知用說桎梏者也故象為擊蒙占者值此惟當于蒙用其剛直如其求望之過攻治之深繩之以知能之所不及而一以剛迫之則蒙无所益而適以增其不堪之憂是為寇于蒙矣夫何利惟保全蒙者之德性

而假之嚴以防其非窒其慾則勞以成愛而外誘之防閑固所以保其真純之天也以此治家而作聖之功在是矣何不利之有均之剛也善用之則為養蒙不善用之則為瀆蒙利不利之間占者當知所取舍矣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健坎險以剛遇險便能寧耐而待之知險而不陷于險故名需孚者實心以待而无見小欲速之念也惟心實能需則凡時之至與不至一毫不足以累其心故心无計較之私而光明心无得失之恤而亨通然人固有心雖實而事或失其正者又必以正自守凡所作為一皆安于義命而純无行險僥倖之私則不妄動以乘危終當時至而有濟處凡事固可得吉涉大川亦

无不利此能貞之效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坎險在前時之遭回而不進也乾健臨之德之沉毅而有守也以此處險則我无徼幸之心而險无迫人之理又何困窮之患乎卦名為需蓋取諸此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居尊得位能无傷於所恃乎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正則規模悠遠不以位之所在而為欲速苟且之謀中則本体貞静不以滸之所歸而有好大喜功之念是為有孚得正之義而吉亨之所由致也苟恃其可致之權而濟以一切之術則豈需之道哉利涉大川何也蓋以卦之而象言之坎陷有大川之象乾健有利涉之象以乾而涉大川則沉毅之德不犯难以乘危寧耐之操

必有忍而克濟往則有功矣何不利之有

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下事凡其勢之未可力為功之未可遽必者皆所當需也君子盡人以俟天亦惟自信自養而已又安事計較以覬其必成耶飲食宴樂不出孚貞二字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之去險尚遠在人事為然隱不聞理亂不知如伯夷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故象為需于郊則遠矣亦其所處之幸也然需于始者或不能恒于終而初九陽剛有恒于其所之象故厎占者要當孚以自信貞以自守始終寧耐而所守不迁則飲食宴樂之餘有光亨吉利之美其義不困窮矣夫何咎

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不犯难而行如子羔不死衛之难申屠蟠見几而作之類需而久於其所需之常道也于此能恒則不失其常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初九需于郊是歷迹江湖而為險阻不到之處二比初又進一步雖禍未及身而已震于其隣矣或不理于多口之憎或不免于求全之毀而言語之傷不終死也故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然以其剛中能需終能沉毅謹密而不躁于進可免及身之禍故得終吉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險矣非彼用晦而明從容以制其變焉得不及害

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即是訓以剛為衍者就處需言之厶以惟剛為能寧耐也在中之中與本義剛中之中同謂中德也非險之中也剛中能需

其義不困窮矣故曰以言終東漢黨錮士類傾危郭有道周旋京師不爲危言激論以懼禍患相似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近則有言迫則致寇理勢然也三是入危乱之邦不能見几而作以致禍敗者非自致之患歟大抵處需之道孚貞尽之九三過剛不中是失有孚利貞之義而不免冒險以速其禍故聖人以致寇至言之此爻即東漢之陳蕃是也

敬慎不敗也

敬慎只是不待禍之將至而預防于前若寇至而后備則死及矣敬慎不出孚貞二字既曰災在外而又以不敗爲言聖人憫其陷溺而尚冀其悔悟也初爻得意遠去二爻知几固守三爻自取禍敗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几

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自柔正未順以聽命於天有孚貞意此爻是禍乱已迫而能危行言孫以脱于禍者蘇子卿間關海上而終得歸漢其順命以出穴乎

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其于天下事當爲者已无不爲至此惟拱已在上玄默无爲以俟教化之臻風俗之美而已此九五之正也占者亦能飲食宴樂以俟天下之化而貞固如是則教化自臻風俗自美而吉可必矣漢文帝以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酒食貞吉者也若漢武宋神則失需之道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險居險極時勢之窮也三陽適丁遭逢之偶也敬而得吉則因人以為功而轉禍以為福矣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其亦籍不速之客而終吉乎

六爻吉凶之異惟視其能需與不能需固不全係于險之近與不近初以用恒而无咎二以剛中而終吉四惟柔正而出險五惟貞固而效臻上以資人而獲濟三以致寇而取災隨其所處以為吉凶然未有不需而吉能需而凶者也君子知此可以守正而俟時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聖人以无訟為貴以訟名卦其衰世之意乎是非曲直之公其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枉徇情真而受誣理直而見枉則有孚見

窒訟固有所不免也既訟矣又當何道以處之惕中者心存危惧惟欲求伸其有孚之情而可已即已則其窒可通而吉見大人者惟本吾有孚之情以控籲于大人則賴其明斷而是非不枉情得以獲伸矣故曰利若事可已也而有終訟之心理本实也而駕以虛誕之說則有孚終不得伸而未免因虛以表实矣此終之所以凶而涉川之所以不利也如此則吉如彼則凶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顧人之所處何如耳

剛來而得中也

卦変剛來居二而得中則是強而能忍直而能温以此處訟與内險外健者異矣必能操心惟危中道而止而為惕中吉也

尚中正也

中則先事而先偏主之私正則臨事而得裁决之當此所以能

審天下之情偽而訟者利見之也虞芮爭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之當見明矣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相違而後訟興天與水違訟之象也上醫〻于未病之先則死病君子謀于未事之始則死事項氏曰刘曾共飯地分乞筋之間蘇史滅宗憤啓于笑談之頃胡致堂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于不可禦合而覌之則謀始之戒正聖人使民死訟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大抵人之終訟必剛健有勢力者能之初六陰柔則才弱居下則勢卑故其訟也度德量力而得知止之道為不永所事者占者如是則始焉致訟不免言語之傷終焉辯明自得獲伸之

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春秋衛侯與元咺爭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君臣无獄元咺雖直不可听也九二以柔居中既知理之不當訟以卑應尊又知势之不可訟故能自屈卑約以示不敢伉上之意此遠害之道也故曰无眚竇融歛手歸漢此文近之唐時藩鎮陸梁以下拒上則失歸逋之義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理齋曰三百户之逋約矣吾舊也不去也鞶帶之錫榮矣非吾舊也不處也守舊便是居貞只是不與人爭退讓如此人或以其易與而侵侮或所不免以厲然寬容不報畢竟是好老子退一步法只是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周公說終吉意固不如老

在理則然也然處訟以先爭爲貴而任事以有爲爲功如六三者乃諒厚之士非幹理之才故言其從王之无成者非抑之也特論其人如此耳

復即命渝安貞吉

命正理也即天命之性之命九二之不克訟屈于勢而亦屈于理九四之不克訟屈于理而又屈于心故不惟改行從善而復就于理抑且洗心滌慮而安處乎貞如此則寡過日新而内外无不善矣豈特如初之小有言而終吉二之歸逋竄而无眚耶

訟元吉以中正也

張中溪曰九五出而听天下之訟惟中則无偏听之失惟正則无私繫之病夲天下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决矣文言訟者之事象言听者之德利見大人良有以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者未必然之詞訟而勝者自以為榮故取受服之象然以訟勝人人亦以訟勝之故為三褫之象錫帶偶出于或然見其无取錫之理終朝不免于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亦不足敬也

車服以庸有德者致之訟豈有得服之理縱使得服亦不足敬其言訟之不足貴也

全卦大意作事謀始聖人所以杜訟之端能惧得中聖人所以處訟之道初與三不能訟而不訟者也聖人則與其无爭二與四能訟而不訟者也聖人則取其寡過九五中正以平天下之訟已非聖人无訟之本心矣況上九終訟而受服寧非聖人之所深戒乎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閭族黨而伍兩卒旅之終寓焉蒐苗獮狩而坐作擊刺之法寓焉卦之德與象有之大君命將而出師大將行師而統衆卦之二與五有之先王耀德不觀兵以師名卦非聖人意也拚也國之大事在戎軍之司命在將故示用師者曰貞丈人吉无咎蓋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故忍兵為仁彖之本而將用元老之才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无喪師黷武之失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

卦名為師者五陰順一陽有師之象也卦辭曰貞者一陽在下之中有正之象也夫兵之正不正皆繫于所以以之者九二以

一陽而衆陰皆爲所以必其以衆而歸于正師天下之兵以得天下之義夲其兵出也有名其師行也以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也夫爲將者能以衆正則命將者必得天與人歸而可以王矣此師之貴于貞也如是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勇足以决制勝之机毅足以激忠憤之氣剛也強不爲猛威不爲暴剛而中也天寵之承王命之錫應也兵有節制而秋毫无犯師有紀律而百姓安堵則雖兵凶戰危而行師未嘗不順也此惟丈人之才德老成者能之夫丈人以此才德而行師于天下雖不死劳民傷財之害然而才足以平定安集德足以抚字懐柔而民未有不從者故不戰而屈人兵一怒而天下安吉可知也師行而不爲劳武振而不爲黷又何咎哉

君子以容民畜衆

劉靜齋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容民就是畜衆蓋无事而任土以居則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則民即衆也取兵于兵兵為有限取兵于民則兵无限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楊龜山曰傳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兵苟无節制亦不能以取勝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初為用師之始首嚴紀律之戒兵之貴於節制審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為衆陰所歸將之象也有剛中之德此老成名將所謂師之丈人也以此而在師旅之中必能行險而順師出以律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吉且无咎又以其上應于五是二之得君也甚專而君之委任也甚厚軍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閫外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屬之錫之章服錫之弓矢錫之車馬其錫命也不一也此其权无中制故師有成功而吉无咎非偶然者自來未有权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豈有君之委任不隆而在師中吉者乎胡氏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

懷萬邦也

王者以天下為懷故任將以安天下不得不致其礼遇之隆然

君之任將與將之得君皆為天下生靈計而不徒以用兵為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柔順而中乃文德之君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侵我之疆埸盜賊毒我之生靈不得已而興師問罪者也釁自彼生端不在我所謂兵應者勝何咎之有然有名之兵而或任以非能之將鮮不敗矣九二有剛中之德此良將才也必用之以帥師刑賞予奪惟其專制坐作進退惟其主張則委任責成之餘不可謂將无其人矣此師之所以成功也若以弟子參之吾恐國之大事在戎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矣惡乎利利執言貞也長子帥師丈人也積德厚曰丈人歷事熟曰長子皆老成之稱唐肅宗討安慶緒之亂將之以郭子儀而復忝之以魚朝恩其失長子帥師之道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国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則武功成矣順之極則天下定矣此論功行賞之時是以大君有命詔之司勲以等其戦功之上下詔之司徒以办其封域之所宜功之大者則命之以開其国而使世世為有土之君功之小者則命之以承其家而使世為有家之臣載在王室蔵之盟府此报功之盛典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以小人而戮力于其間者有之使亦命之以爵賞吾不知其所終也故但當優以金帛而勿使之開国承家焉盖万世之防不得以一時之功而有所廢朝廷之法不得以戦陳之事而有所恭行天下之大賞而尤存天下之大戒聖人之慮識遠矣

容民畜衆寓兵于農也貞與兆言兵出有名也丈人長子將也

之得其人王三錫命任將之隆其礼出師而有紀律之嚴駐師而得左次之法嚴其戒于輿尸防其患于弟子以至奏凱班師論功行賞国家封建而大典行矣小人勿用而大戒昭矣此師之卦爻一部兵書具在也古謂三代之兵一李而无敵于天下兵書何在愚謂師卦尽之矣

易真参疑外編卷之一終